推动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思考

夏立新 郭致怡

【摘要】[目的/意义]以学科更名为基点,立足于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信息资源管理新任务与新目标,寻求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在传承前提下的变革与突破,为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及话语体系建设提供参考。[方法/过程]通过文献调研、政策梳理及历史分析,在回顾“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演变的基础上,对其存在的现实机遇与挑战进行深度剖析,进而提出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重要任务与推进策略。[结果/结论]在具备极强包容性的一级学科顶层框架下,重点从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创新4个方面,以构建新学科的自主知识体系为基础,深化其原有的业务范畴,打破学科发展的壁垒,更为完整地覆盖学科领域新业态,促进学科教育与事业发展的共同繁荣,提升学科凝聚力、影响力与话语权。

【关键词】学科高质量发展;学科建设;信息资源管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学科专业目录

【作者简介】夏立新,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郭致怡(通信作者),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E-mail: guozy@mails.ccnu.edu.cn(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图书情报工作》(京),2023.1.9~1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我国文献信息资源保障体系重构研究”(项目编号:19ZDA345)研究成果之一。

1 引言

2022年9月13日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中,将“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名称调整为“信息资源管理”^[1],引起学界和业界广泛关注的学科更名自此尘埃落定。事实上,这一重大变更并非偶然,而是顺应学科发展、契合社会发展的必然需要。从学科外延来说,图情档学科既需涉及除图书、情报、档案外的更多应用领域,也需迫切获取其他学科的方法与技术支撑,以加速本学科知识体系的完善与升级;从学科内涵来说,一方面,“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这一名称仅为图书、情报、档案学3个学科的简单叠加,无法覆盖诸如数字人文、知识计算等领域新业态,一些与时俱进的二级学科未能合理纳入其中;另一方面,3个二级学科间的关联性不强,未能完全凝练出本学科的理论内核和共有基础,在知识体系、研究方法、应用场景上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性^[2-3]。

更名“信息资源管理”,恰逢其时,纵然3个二级学科的研究对象均随着资源载体的变化而变化,但其研究范畴始终专注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并聚焦不同领域信息资源的开发及利用问题,能够清晰地揭示上述3个二级学科间的关联,有效弥补三者之间的研究缝隙,同时深化了其原有的业务范畴,更为完整地覆盖了学科领域诞生的新业态,从而发挥一级学科应有的统领作用。

2 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的发展回顾

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是学科发展脉络的具体呈现形式,不仅是学科名称的客观变动,更是学科发展阶段的新起点,指引了新环境变化下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变动过程蕴含着众多专家学者对专业发展的探讨和努力,集中反映了学科发展的变化历程。当前,学科专业目录的调整主要体现在研究生教育与本科生教育两个层面。

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分为学科门类、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3个层级,有1983年版、1990年版、1997年版、2011年版、2022年版共5个版本。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公布、试行《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这是我国首个学科专业目录。该草案中,科技情报作为情报学的前身,分属于理学学科门类下,图书馆学、档案学则分别归属于文学和历史学这两个学科门类之下;1990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图书馆与情报学”作为理学门类下13个一级学科之一,下设图书馆学和科技情报两个二级学科,档案学仍归于历史学门类;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联合发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管理学成为独立学科门类,“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调整为该门类下的一级学科,设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3个二级学科;201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一级学科“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在新目录中更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其所属门类和二级学科无变动。值得一提的是,同年增设了《专业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目录》,图书情报专业硕士随后开始招生;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议通过了《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此目录有两大变化:其一是国家只规定学科门类和一级学科目录,二级学科由学位授予单位结合本单位学科建设目标和人才培养条件自行设置;其二是改变了过去专业学位类别目录以学科目录附表的方式呈现,而将“信息资源管理”和“图书情报*”均作为一级学科归属于管理学学科门类下,以“*”标注区分专业学位。

面向本科生教育层面,我国分别于1987年、1993年、1998年、2012年、2020年、2021年进行了6次学科目录和专业设置调整工作。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与专业简介》^[4]中“图书情报档案学类”作为12个社会科学门类之一,下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科技档案、社会科学情报学、图书发行管理学、档案保护6个专业。同期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理科本科基本专业

目录》中设科技情报专业;1993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图书信息档案学类”被设置在历史学门类下,并标注“可授历史学、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相比1987年的专业设置,其保留了图书馆学、档案学、科技档案、图书出版发行学4个专业,撤销了档案保护和社会科学情报学,增设信息学。此外,相关的专业设置还有分属于经济学门类工商管理类的“经济信息管理”、理学门类下科技信息与管理类的“科技信息”、工学门类下管理工程类的“管理信息系统”和农学门类下管理类的“林业信息管理”;1998年,教育部印发《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颁布)》,管理学已成为新的学科门类,下设5个专业类,其中“图书档案学类”下设图书馆学、档案学,“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下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则由经济信息管理、科技信息、管理信息系统、信息学和林业信息管理5个专业整合而成。此外,这一年还设目录外专业,其中包含公安情报学专业和信息资源管理专业;2012年,在教育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12年)》中,“图书档案学类”更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下设图书馆学、档案学、信息资源管理3个专业。此后,图情档学科的本科专业设置在2020年和2021年的本科专业目录调整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动。

3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成为新业态,学科也面临被技术颠覆和被行业渗透的机遇与挑战,其研究所涉及的视角、范式、方法与过程,实践工作所覆盖的服务对象、业务范畴、应用场景等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何把握学科发展的新阶段、贯彻学科发展的新理念、构建学科发展的新格局,即成为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3.1 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需求牵引学科发展的方向

学科发展事关学科结构布局、教育发展水平、科研创新能力、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战略全局。从学科建设的外在逻辑来看,其高质量发展首先应考虑国家和地区的现实发展需要,关注社会需求、解释社会现象、解决社会问题。作为一门实践应用性较强的学科,信息资源管理在公共文化服务、科技信

息服务等实践领域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更加说明学科高质量发展应从学科特点、社会需求等角度,结合国家安全、应急管理、文化强国等重点领域发展需要,在自身所聚焦的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领域中不断创新,回应国家科技创新、智库建设和战略咨询、数据管理和大数据平台建设、数字人文实践、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社会需求,从而明确本学科在新文科背景下的定位与发展方向。其次,学科优化调整布局还应主动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据此寻求学科发展的突破口,最大限度地实现科研重大突破与原始创新。《“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发展规划)指出“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而能够为我国创新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端前沿科技原动力的科技情报事业,正是本学科的主要覆盖领域,发挥着为科技创新主体提供信息支撑,为科技规划管理提供决策支撑的重要作用^[9]。另一方面,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的战略部署,而以公共图书馆为代表的图书情报机构,作为开展社会教育、提供终身学习渠道的重要场所,其文化创新服务模式的变革与服务水平的提升,则是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重要内容。

3.2 数字信息环境引发学科知识交流模式的变革

当前,数字信息资源成为主流,数字出版、网络出版、手机阅读等以数字化生产、数字化传输、数字化服务为主要特征的全新数字信息环境已经形成,随之而来的数字出版、语义出版、开放存取等都成为领域发展的新业态。相较传统的文献信息资源,数字信息资源在内容结构、载体形式、模态类型上都发生了较大变化,从纸质出版向平台发布转化,从文本出版向数据图谱、分析工具方向发展^[6],多媒体、富媒体、事实型、知识型资源的呈现方式也日益丰富,由此带来学科知识交流模式、信息服务方式等的颠覆性变化。同时,我们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随

着我国信息领域核心技术能力的快速提升,引发了西方国家的强烈担忧,近年来发生的“301调查”“实体清单”等事件,均表明西方国家对我国信息交流尤其是科技交流进行限制,我国对外文科技资源的访问和使用受到重大阻碍,科研工作者对外文科技信息资源的持续使用无法得到保障^[7]。“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构建“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的重要任务,以适应开放科学的发展潮流,通过构建一个多主体、多模态、多类型、多层次、多内容、多环节的系列平台,应对西方国家对我国科技信息封锁日益加剧的复杂环境。另一方面,面向复杂多变的数字信息环境,用户的信息需求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如科研人员或技术从业人员类用户,其对信息资源获取的便捷性、时效性、完整性、准确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技情报服务在支持用户提问的基础上,还需辅助其研判问题、分析数据、挖掘关系、揭示关联、辅助决策。与此同时,普通公众类用户的社会教育与终身学习需求越来越凸显^[8],需为其提供包括虚拟空间、物理空间、共享空间、文化空间在内的空间融合服务。

3.3 数智技术推动学科研究范式与实践范式的创新

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新一代技术思维及技术的应用,深刻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和学习方式,而数智赋能下的学科研究与实践工作也发生了根本性变革,形成了以上述信息技术为依托,以数据思维、计算思维、开放思维、协同思维为导向^[9],理论研究与业务实践融会贯通、开放数据与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的新生态,旨在充分发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的本体特色和耦合优势,为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提供新的契机。在科学研究中,马费成教授提及,技术环境的变化为信息资源管理类研究“从不可能到可能”提供了有利条件^[10]。科研视角上,呈现出知识视角、用户视角、环境视角的多元化拓展;科研范式上,从第一范式(经典范式)、第二范式(模型推演和理论科学)、第三范式(仿真模拟和计算科学),逐渐演化至第四范式(数据密集型科学);科研方法上,将计算机方法与技术融入人文研究,以数字媒介和人工智能为基础的新兴

文化形态和知识生产体系正日见雏形。在业务实践中,信息资源开发与利用实践表现出数据化、智能化、协同化、流程化增强的趋势,呈现“数据”向“数智”跃迁的特征,元宇宙整合AR、VR、数字孪生等多种新技术,产生了新型虚实相融的互联网环境和应用形态,形成了诸多数智技术驱动的创新应用场景,如与国家安全、国家竞争和科技决策紧密联系的前沿领域监测、情报研判、数据治理等复杂决策场景^[1],实现从单源数据统计到多源数据关联分析、从跟踪监测到分析预警,开展面向多层次用户、多场景需求的智能决策服务;数字孪生城市治理中,通过全要素数字化表达、可视化呈现、数据融合供给、空间分析计算等,实施通融城市时空大数据的动态管理,打造城市“大脑”。

4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趋向与策略

近年来,学科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高等教育的核心任务与战略选择,此次一级学科名称调整,亦是外部宏观环境深刻变革下的结果,在此背景下,更应以学科更名为基点,全面把握新时代、新形势下的信息资源管理新任务与新目标,立足于学科本身所涉及的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问题,进一步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推动企业与产业创新,寻求其在传承前提下的变革与突破。

4.1 学科建设方面

信息资源管理专注于信息资源全生命周期,研究其产生、采集、描述、组织、存储、检索、传播、开发、利用等问题,相较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以及信息管理,鉴于其基础性、战略性作用,已被视为整个社会的基础设施,进而被赋予更大的学科价值与社会使命。因此如何推动契合新时代需求的学科建设,就成了更名后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4.1.1 拓宽一级学科边界,逐步构筑学科集群

从学科广度上,学科更名赋予了其自身扩容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在现有3个二级学科基础上,必然催生出诸如数字人文、数据科学、健康信息学等新的学科增长点。正因如此,更需要防止传统二级学科的弱化,巩固图情档学科主阵地,提升其发展质量与影响力,更好地发挥图情档学科在一级学科建设中的核心及基础作用^[2]。与此同时,需警惕过度追逐

研究热点而导致的学科混乱问题,识别混淆学科内涵与结构的危险,真正形成一批“聚焦研究前沿、服务国家需求、培养成效显著”的特色专业或方向;从学科深度上,对信息资源管理的基础理论、关键方法、典型应用进行系统深入研究,形成新文科背景下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开启信息资源管理领域的新篇章。以此为基础,在极具包容性的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整体框架下,重新对二级学科进行规划与建设,既要依据一级学科内涵,提炼二级学科共有的学科属性、核心思想、基本原理、方法体系,也要针对其各自的学科特质与发展趋向,打造优势专业、特色专业;从学科向度上,学科建设需要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既要明确宏观层面的国家战略导向,亦要审视中观层面的学科方向与业务定位,还要鉴别微观层面的算法、方法、模型、模式在具体场景中的应用成效,推进学科研究与业务实践的“双向”融汇与开放创新。此外,作为具备跨学科性质的应用型学科,需形成与其他学科间协调互动、解决实际问题的工具、方法与平台,通过领域交叉衍生新的学科增长点,聚焦学科群建设,构筑特色学科协同发展的学科生态。

4.1.2 优化博士学位授权点布局,形成学科建设“发力点”

学科建设在高校工作中的关键作用举足轻重,2015年国家开始的“双一流”建设,更是将学科建设作为高校管理工作的重点^[13-14],而博士授权点代表着科学研究、人才队伍、资源支撑等方面均达到了学科的最高标准,无疑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和着力点。可以认为,学科建设在博士学位点支持下才能赋予其完整的内涵与属性。目前,设有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一级学科博士点或情报学、图书馆学、档案学二级学科博士点的高校并不多,还有部分高校被撤销或主动撤销二级学科甚至一级学科学位点。相较于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性学科及新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具有广泛社会知晓度的学科,更名后的一级学科虽能够将更多二级学科纳入其中,但其整体学科地位与社会认同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4.1.3 结合学校办学特色,凝练学科发展方向

一方面,主动适应社会现代化发展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信息资源管理相关行业、产业与事

业发展的动态与需求,优化原有学科布局、完善既有学科体系、推动学科交叉创新、构筑学科生态环境;另一方面,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一流学科建设目标,突出学校办学特色、提炼学科专业特色、挖掘学科优势亮点,将不同学科、性质的资源进行创新组合,在加强系统规划和统筹设计的基础上,凝练学科发展方向,打造“高峰”专业,如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工业大学等具备明显办学特色的高校,如何依托在农学、工学等特色学科中积累的资源优势,强化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支撑、相互渗透、相互融合并朝向特色学科方向发展。

4.2 人才培养方面

学科建设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人才培养则是学科发展的支撑与学科建设的落脚点,涉及专业建设、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培养模式、教学方式、招生规模、就业指导等多个方面的内容。更名后学科专业如何进行更为科学、合理的设置,以及由专业结构调整而带来的人才培养模式的突破与创新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4.2.1 专业建设

针对研究生层次,既要兼顾原有的二级学科,也要基于信息资源管理的学科内涵,对专业结构进行优化,如将信息资源规划、信息资源建设、信息资源服务等反映不同信息资源管理阶段的内容纳入其中^[15-16]。前者是各院校在学科发展与自身积累中凝练出的极具特色与影响力的研究方向,所实施的人才培养模式已较为成熟,甚至已成为国家、省市级重点学科;后者则是各院校综合审视自身办学特色、研究优势、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目标等多个方面,进一步衍生或亟待衍生的创新型学科方向。针对本科生层次,《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中一级学科名称仍为“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类”,包含图书馆学、档案学和信息资源管理,但现实是仅有极少部分院校同时开设上述3个专业,设置有信息资源管理专业的院校也较少。近年来,一些高校在本科阶段已按照“信息管理类”专业名称招收和培养本科生,但“信息资源管理”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两个专业是否并存的争议也从未停止。由此看来,无论是本科专业招生的困境还是人才培养的需求,都亟待推进本科

专业目录与研究生专业目录衔接与融合。

4.2.2 培养模式

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层面,均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学科教育与市场需求、学术研究与专业教学、理论教学与专业实践等方面的脱节^[17],而一级学科知识体系在广度、深度与向度上的不断拓展及深化,给予了解决上述问题的良好契机,使得学科人才能够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长期积累、学界不懈努力、业界不断践行的基础上,得到全方位、多维度、多元化的培养。需要说明的是,本科生与研究生层面的人才培养方式,虽均应考虑一级学科内涵与外延的变化以及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的需求,但仍需有所侧重,针对前者,可以“积累基础知识-强化技能培养-注重综合素质”为导向,将素质教育嵌入理论与实践课程,实现“课程群-专业素质要求-岗位需求方向”的相互耦合;针对后者,可实施“专业导向-问题驱动-项目依托”协同培养模式,提升学生集成运用所学的理论、方法和技能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4.3 服务国家战略方面

2021年发布的“十四五”发展规划以及刚刚结束的二十大为我国未来发展擘画了宏伟蓝图,部署了诸多重点任务,其中多项重大战略任务均与信息资源管理的传统优势领域息息相关或属于信息资源管理应当涉足的重要主题。学科应当以名称变更为契机,积极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增强学科在国家发展与难题攻克中的参与度,为国家重要改革、创新、发展工作的落实贡献智慧和力量。

4.3.1 以科技情报为抓手,推动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

一要利用好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信息研究所、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信息研究所及各地方科技情报机构、农业信息研究所、医学信息研究所等机构平台,为国家及地方相关部门进行科技政策制定、科研资源配置、科研管理实施,以及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实施提供直接的情报支持;二要积极参与“国家科研论文和科技信息高端交流平台”这一重点任务,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强化作出直接贡献;三要围绕

科教兴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中的相关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提出建设性解决方案,如面向领跑与并跑领域的科技情报支持、科技评价机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机制健全、高端人才成长机制完善、面向企业科技创新的情报服务等。

4.3.2 以图书馆学/档案学为抓手,促进文化自信自强战略实施

一方面需要深化全民阅读、科普阅读、文化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健全研究,为图书馆开展相关服务活动提供理论指导与解决方案;另一方面,需要深化非遗信息资源管理与传播、红色资源开发与服务、数字人文等领域的研究,为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等实践机构开展相关实践活动提供支持,促进革命文化弘扬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4.3.3 以学科领域交叉为抓手,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实现

一要推进与医学、行为科学、信息科学等领域的交叉,深入开展健康信息学研究,为“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提供智力支持;二要推进与安全科学、密码学、传播学、公共管理等领域的交叉,深入开展安全信息资源管理、信息安全保障、安全情报挖掘等领域的研究,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推进提供支持;三要推进与公共管理、政治学等领域的交叉,深入开展政府数据开放、数据治理、数据赋能、数字政府平台构建等领域的研究,为数字政府建设提供支持。

4.4 推动产业创新方面

作为一个应用性较强的一级学科,信息资源管理不能仅将重心放在理论研究与政府服务方面,还应加强与企业的互动融合,推动研究成果的真正落地,为产业创新发展做出贡献,提升学科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知名度、认可度,逐步在社会上赢得与信息的基础性作用相匹配的学科地位。

4.4.1 推动产学研融合,助力信息服务产业的创新发展

信息资源管理学科的核心研究主题与信息服务产业的实践应用具有极为密切的关联,如文献资源是学界的重要研究对象,其相关成果必然与文献资源服务企业的产业实践密切相关;学界开展的数据

治理、知识挖掘、智能推荐探索,也必然与信息资源开发行业息息相关。因此,学科需要推动产学研融合与成果转化,为信息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一要围绕影响文献信息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技术开展攻关研究,包括语义出版技术、知识计算技术、多模态信息分析技术、智慧服务技术、智能交互技术等,帮助企业突破产业升级的技术障碍;二要开展文献信息服务的业态创新研究,立足信息资源形态、信息技术的变革与发展,在用户需求牵引下进行文献信息服务或产品创新,形成新时代适应创新需求的业态模式,如与第四科研范式相适应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面向全球领先领域的文献信息服务体系等;三要开展文献信息服务领域商业模式创新研究,既包括已有成熟产品的细分领域,以推动自主可控产品的市场化国产替代,也包括面向创新产品的新兴领域,以帮助产业更加快速、健康地发展;四要着力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从而在激发科研成果市场化价值实现的同时提升学科的社会影响力、认可度,奠定产学研融合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4.4.2 强化社会服务,助力以企业为主体的产业创新发展

数据驱动、情报先行等理念已经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并在产业创新中显现出了重要作用,然而,不少企业还面临数据/信息意识不充分、保障与利用能力较弱的问题,成为影响其开展产业创新的短板。围绕这一问题,学科可以以社会服务为切入点,通过项目合作、人员培训等方式增强企业管理与开发信息/数据资源的能力。一方面,可围绕企业的具体需求开展项目合作,如聚焦某一领域的专利分析,市场、政策情报的搜集与分析等,通过直接参与的方式,为企业开展具体技术、产品、经营创新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可围绕企业或行业特点,针对性地进行行业信息资源管理与开发课程设计,通过行业培训的方式为企业或行业培养信息化人才,进而增强其产业创新中的信息保障能力。

5 结语

综上,学科发展面临着国家战略与社会发展需求牵引、数字信息环境变革、数智技术创新等方面的机遇与挑战,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服务国家战略、推

动产业创新均成了学科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因素,需重点予以关注。学科更名,不是易帜,而是守正创新,让我们携手并进,共谋发展,完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促进学科教育与事业的高质量发展与共同繁荣,提升学科凝聚力、影响力与话语权。

作者贡献说明:

夏立新:提出论文思路,撰写论文;

郭致怡:搜集论文资料,校对论文。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EB/OL].[2023-01-12].<http://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2-09/14/content5709785.htm>.

[2]初景利,黄水清.从“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到“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更名的解析与思考[J].图书情报工作,2022,66(14):3-9.

[3]刘琼,刘桂锋,卢章平等.开放与进取:“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为“信息资源管理”[J].图书馆论坛,2022,42(6):20-27.

[4]国家教育委员会高教一司.普通高等学校社会科学本科专业目录与专业简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5]曾建勋.基于国家科技管理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思考[J].情报学报,2019,38(3):227-238.

[6]曾建勋.基于高端交流平台的科技情报事业发展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22,48(3):15-24.

[7]夏立新.国家科技文献保障高端交流平台建设的思考[J].数字图书馆论坛,2021(3):9-16.

[8]屠淑敏.“十四五”时期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环境分析和战略思考[J].国家图书馆学刊,2021,30(2):3-12.

[9]孙建军,李阳,裴雷.“数智”赋能时代图情档变革之思考[J].图书情报知识,2020(3):22-27.

[10]马费成.推进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与人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J].评价与管理,2018,16(2):1-5.

[11]苏新宁.大数据时代情报学学科崛起之思考[J].情报学报,2018,37(5):451-459.

[12]冯惠玲.以信息资源管理的名义再绘学科蓝图[J/OL].信息资源管理学报:1-7[2022-12-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812.G2.20221018.1717.002.html>.

[13]刘献君.论高校学科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00,21(5):16-20.

[14]胡乐乐.论国家“双一流”建设下的大学学科布局调整[J].研究生教育研究,2016(6):1-7.

[15]马费成.凝聚共识,推动信息资源管理一级学科建设[J/OL].信息资源管理学报:1-5[2022-12-05].<http://kns.cnki.net/kcms/detail/42.1812.G2.20221019.1758.002.html>

[16]王喜明,杨新明.“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的历史回顾与未来展望[J].图书馆论坛,2022,42(6):11-19.

[17]杨峰.开启人才培养新征程:对“图情档”一级学科更名的释读[J].图书馆论坛,2022,42(6):28-29,95.

Reflections on Promot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Xia Lixin Guo Zhiyi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Based on the renaming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new tasks and goals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in the new era and new situation, this paper seeks the reform and breakthrough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discipline under the premise of inheritance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ipline system, academic system and discourse system. [Method/Process]Through literature research, policy review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discipline from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to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d the existing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nd then put forward the important tasks and promoting strateg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Result/Conclusion]Under the top-level framework of the first-level discipline with strong inclusiveness, we should focus on the four aspects of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erving the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promoting industri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of the new discipline, deepen its original business scope, break the barriers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cover the new business forms of the discipline field more completely, promote the common prosperity of discipline education and career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cohesion, influence and discourse power of the discipline.

Key words: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s;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es management; Catalogue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